

古今中外談

吳錫澤

吳稚暉先生曾寫過一部書，叫做「上下古今談」。以稚老的博學多識，當然可以上下古今，洋洋灑灑，暢所欲言。余何人斯，居然也敢用這麼一個類似的題目？豈不是有點想魚目混珠，太不自量力！使稚老地下有知，也許不免要被口大罵：「放屁，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然而我之所以選用這個題目，實有我的理由，並無影射高攀之意。看官且慢驟起反感，先讓我作一簡單的說明。

當「中外雜誌」創刊之始，即承其編者一再向我索稿，盛情難却，而倉卒間又一時找不到適當的題目。因而即景生情，信手拈來，就從這個今之「中外」，來談談古之「中外」。我所欲談者，無非都是一些報學史上的斷簡零篇而已，但是否為「中外雜誌」的編者和讀者所樂聞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所謂今之「中外」，除了「中外雜誌」之外，就我所知，還有一個「中外」畫刊，發行恐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，印刷也是非常的精美，內容亦復充實。它雖在香港發行，而暢銷於國內；雖是民營的報刊，而以宣揚國策為旨趣。我和它的編者在南京時候似曾有過同事之雅。現在是否易人，因多年不見此刊，則已無從知曉了。

至於「中外雜誌」，在今日自由中國的出版界中，無疑是一突起的「蒼頭異軍」。雖一刊篇幅尚短，內容尚未定型，未便遽下斷語。然觀其

頭一兩期，顯已有一良好的開始。語云：「好的開始，是成功的一半」，重以其編者的努力，前途之未可限量，殆可預卜。

談完了今之「中外」後，我就接着來談古之「中外」了。

說也奇怪，我國自有現代化的報刊以來，就我記憶所及與手邊資料所得，過去曾以「中外」為名的報刊，竟有十個之多。其中又可分為兩類：一類是雜誌，一類是報紙。

且先談雜誌。

我國雜誌中以「中外」為名者，當以「中外新報」(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)為最早。這是一個半月刊，發刊於浙江寧波，時為清咸豐四年(西曆一八五四年)。創刊人為英人馬高溫(Daniel Jerome Macgowan)，馬氏離華赴日後，改由英思理(E. B. Instlee)接辦，至一八六〇年停刊。這個刊物每期只有四頁，所載為新聞、宗教、科學與文學，是我國早期的一個綜合性刊物。

在「中外新報」停刊後兩年，「中外雜誌」創辦於上海，時為同治元年(一八六二)。這個雜誌與現在的本刊名字完全相同，我看現在本刊有個英文名字，叫做「The Kaleidoscope」(似是萬花筒之意)，而前一個「中外雜誌」，則是由其原名「Shanghai Miscellany」譯成的，有雜錄叢談之意。該刊亦為月刊，每期約十二頁至

十五頁，篇幅較「中外新報」為多。其內容亦為新聞、宗教、科學與文學等。創辦者亦為英人，與馬高溫同姓不同名(John Macgowan)，至同治七年(一八六八)停刊。

就在「中外雜誌」尚在發行期間，有英人名查慕史者(Chalmers)另創辦「中外新聞七日錄」(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)於廣州，時為同治四年(一八六五)。內容性質，亦復大致差不多。

此後不久，又有一刊名「中外見聞錄」(又名「中西見聞錄」，其英文原名則為 Peking Magazine)，於同治十年(一八七二)發刊於北京，由京都施醫院主辦，月出一期，內容雜錄各國近事，及天文、地理、格致等新聞。時值北方多雨，黃河決堤屢見，此刊對於有關預防水災的方法，曾有詳盡的論述，頗受專家學者們的重視。光緒三年(一八七六)移至上海發行，改名為「格致彙編」(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)，則為純科學性質，由英人傅蘭雅(John Fryer)主編，仍月出一期。嗣改為季刊，至光緒十六年(一八九〇)停刊。

以下再來談談我國報紙之以「中外」名者。我國報紙之以「中外」為名者，最早當推「中外新報」。其名與前述雜誌之名完全相同，兩者又均為最早見之於史書者，可謂巧合之至。「中外新報」原為香港「孖刺報」(China Mail)

的中文版，係於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由伍廷芳提議而刊行，即由伍氏主其事。始為兩日刊，旋改日刊，為我國日報最早的一種。西人對於中文報紙的經營，當然非其所長，故該報名為「孖刺報」所有，實則全歸中國人主持。所有一切營業權利，亦皆屬於中國人，而「孖刺報」只每年享有若干權利，以為報酬而已。民國初年，該報攻擊龍濟光甚烈，極為廣東人所歡迎，銷數達萬份以上，是為該報的黃金時代。歐戰時，段祺瑞力主參戰，而該報則持論反對，曾為港府所控，從輕罰款百元了事。該報經此波折，股東中多有不欲再辦者，適龍濟光兵敗退守海南島，而粵粵之心未死，轉而收買該報，以為言論機關。於是該報言論，乃由反龍一變而為擁龍，前後判若兩報。及至龍氏再敗，瓊崖不守，該報的經濟來源亦因而中斷，遂惟有出之於停刊之一途了。

其後以「中外」為名者，在上海有「中外算報」與「中外大事報」，在天津則有「中外實報」，因手頭缺乏資料，其詳細情形，業已無從查考。

當康有為、文廷式、梁啟超、汪康年等發起維新運動時，曾有「強學會」的組織，以為活動的總機關，而其主要業務，便是辦報館。是時他們所辦的報，叫做「中外紀聞」，日出一冊，形式與「京報」大致相似。發行月餘，每日居然可送出二千冊。時為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。守舊派見而忌之，由楊崇伊奏請封禁，該報遂與「強學會」同於翌年春間關門大吉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此一維新派又創辦「中外日報」於上海，由汪康年主持其事。內容所載，為中外大事的報導，及時政得失的評論等。該報本名「時務日報」，因欲與「時務報」相區別，（「時務報」是雜誌）故易名「中外新報」。創刊不久，經濟即甚拮据，旋由滬道蔡乃煌資助，卒因銷數大落而停刊。

以上所述，過去凡以「中外」為名的雜誌報紙，業已搜羅殆盡。但此種情形，初不僅以我國一國如此，日本在「明治維新」前後，亦有這種現象。

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，（約當西曆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八）開始有新開印刷物。在當時所發行的各種印刷物中，有兩種皆以「中外」為名：一為「官版中外雜誌」，一為「官版中外新報」。兩者皆係德川幕府的「洋書調查所」所刊印，故均冠以「官版」二字。一八六七年以後，復有「中外新聞」的刊行，其銷數且為當時各種書刊之冠，每期可銷至一千五百份至數千份。

美國早期的出版界，亦有類似情形。一六九〇年美國的第一張報紙，便是名叫波斯頓「中外新聞」(Publick Occurrence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)，為本邦士(Benjamin Harris)所創辦。該報規定每月發行一次，如遇新聞過多時，則臨時增刊。但出版僅四日，即以未得許可發行為理由，被波斯頓總督禁止續刊。故第一張美國報紙只發行了一期便告夭折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似可獲得一簡單的結論，那就是，凡需要從國外輸入新的知識，或需瞭解其他各國情形的國家，其報刊大多喜以「中外」為名。中國如此，「明治維新」前後的日本，及殖民地時代的美國，亦莫不皆然。美日兩國，有一共同之點，它們本身本來都是沒有什麼文化可言的，最初幾乎都完全是賴於從「外」輸入，其「中」本無所有。因此美日兩國的報刊，除了早期曾有以「中外」為名之外，後來便甚少再被人使用了。我國則不同，我們的傳統文化深厚而悠久，至今尚為世人所重視。雖然我們對於國外的新知識，應大量的輸入，不可故步自封；但固有文化中之有價值者，也不可妄自菲薄，而應努力加以發揚光大。故我們文化界出版界所走的道路，無形中始終是中外並重的，一方面擷取世界新

知，一方面復興中華文化。這就是「中外」兩字何以至今仍為大家所樂用的主要原因所在，而報刊之以「中外」命名者，聽起來永遠是響噹噹的，初非偶然，而實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。

編輯部啟事

(一) 接到讀者來函，對於選用文稿，提出許多寶貴意見，為尊重讀者意願並切實符合本雜誌發行旨趣，今後對於遊記文稿決以國外及大陸記遊（憶祖國河山）為主，人物傳記以近代及現代人物為主，並特別歡迎撰寫個人生活經驗及幽默軼聞。古代人物及寶島遊記除有最新資料或特殊價值者外，普通文稿，祇好割愛。

(二) 三度「花嫁」二續，因文中增繪插圖尚未繪妥，本期暫停刊載，下期再為續刊。